



10.96

鲁迅反孔斗争史话

山东人民出版社

鲁迅反孔斗争史话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鲁迅反孔斗争史话》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099·145 定价：0.21元

目 录

参加东京反孔大论战	1
“木瓜之役”	7
战斗的呐喊	12
争夺青年	17
免职之后的战斗	23
厦门反孔怒火	32
屠刀下的战斗	47
去香港讨伐“国粹”	56
支持曲阜师范的反孔斗争	63
痛打“洋场恶少”	69
砸烂妇女的枷锁	76
戳穿“王道”的谎言	83
历史的清算	89
后 记	96

参加东京反孔大论战

一九〇五年冬，鲁迅正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梁启超等保皇派之间的大论战，在东京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尊孔与反尊孔、前进与倒退的生死搏斗，它象太平洋的潮水，冲派和吸引着青年鲁迅的心。鲁迅比钻研医学讲义更加百倍用心地阅读批判保皇派和孔孟之道的《民报》。邹容、秋瑾、章太炎这些革命家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他的脑际，引起他无比景仰的感情。读着革命派的文章，鲁迅认真思索、保求着祖国解放的道路，逐渐对他原来的天真理规发生怀疑了。

鲁迅是抱着改造中国的理想来日本学习医学的。他从父亲的病死，目睹中国医学的落后，又由日本历史书上知道，西方医学对日本的改治改革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就以为学好医学，既可以救治象自己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又可以促进人民对于改治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但章太炎等革命派的文

章，却集中揭露了清政府和康、梁等保皇派尊孔崇儒的反动思想，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其祸根是孔老二。鲁迅从小就读过儒家的经典，并亲眼看到孔孟之道对劳动人民的毒害，两年前的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还同同学许寿裳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现在，看了革命派的文章，鲁迅很受启发。他认为不管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是反动卖国的尊孔派，称号虽然新了，意见却是照旧。他们一方面向外国学习“声光化电”的新本领，一面却仍然用“子曰诗云”的孔孟之道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因此，要反清，要革命，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发起正面进攻。

想到这皇，鲁迅激情满怀。他大步登上校外的山丘，极目远望。他仿佛看到了风雨如磐的祖国，望见了中国革命志士云集的东京；革命战友激昂慷慨的演讲震响在他的耳边；革命志士们威武不屈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是多么渴望立即投身这场关乎祖国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啊！

正当鲁迅对从医学入手促进政治改革的理想发生怀疑的时候，有一件事清进一步激发了他，使他终于放下解剖刀而拿起战斗的笔，参加了批判孔孟之道和保皇派的战斗。

一天上午，鲁迅在听细菌学课。和往常一样，教师在用电影进行直观教学时，又加放一点时事影片。这次加放的是日俄战争的故事。鲁迅本来就恨透了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但偏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镜头：一个被指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绑在刑场中间，等待日军枪毙，而另一些中国人则围在四周充当杀头的看客，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

“万岁！万岁！”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深的日本学生，看到影片上的情景，一齐欢呼起来。有一个还指着鲁迅，用轻蔑的口吻说：“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断定中国必亡！”

耻辱、愤怒的火，在充满爱国思想的青年鲁迅的心里燃烧起来。他再也看不下去了，横眉冷对嘲笑的眼睛和狂乱的叫嚣，猛然站起身来，定回宿舍。但那电影上中国人被杀头和看杀头的情景却时时呈现在他的面前，使他进入痛苦的沉思。他想，这件事说明孔孟之道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之深，也证明在孔孟之道统治的中国，医学并不是一件紧要的事。一个人如果不从孔孟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即使身体如何健壮，也只能做帝国主义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对改透中国和社会的进步又有什么作用呢？鲁迅想到这里，

更加认识到当前在东京进行的大论战的巨大意义。他决定立即向学校提出退学要求，放弃学医，到东京去办杂志，写文章，以文艺为武器，向孔孟之道宣战。

一九〇六年三月，鲁迅从仙台来到东京。他找到正在高等师范读书的许寿裳，讲了他战斗的计划和理想。许寿裳听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表示参加战斗。他们便自己筹集经费，准备创办文艺刊物《新生》杂志。虽然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杂志没能出版，但并没有动摇鲁迅向尊孔派战斗的决心。不久，他连续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尊孔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保皇派固守孔孟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主张和平，反对变革，逆时代潮流而动。鲁迅用进化论的发展观点和辩证观点，阐明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剧烈的斗争。他指出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和人类进化的事实背道而驰，而社会的进化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人类的进化，象飞箭一样，非射到一个东而上不可。想叫离弦的箭“道飞而归弦”，从物理和事实两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

洋备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他们主张

中庸之道，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鲁迅指出，这群满口“中庸”的孔孟之徒，都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的瞎子，他们提倡洋务运动的目的是替清政府镇压人民，是为自己升官发财，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不过是一块杀人的遮羞布。

尊孔派把文艺作为宣传孔孟之道的工具，将“温柔敦厚”当作诗歌的准则。鲁迅尖锐批判了儒家思想阻碍和束缚文艺发展的反动作用，说孔孟之道象无形的监牢一样限制了创作自由，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他文艺成为千古不变的老调子。他特别推崇法家屈原的反儒精神，赞美他的作品是“至反常俗”，“放言不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奇文”。为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鲁迅向中国介绍了西欧十九世纪具有强烈反封建思想的民主主义作家，要人们学习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革而向旧时代、旧事物和传统思想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

鲁迅的论文在东京的《河南》杂志上连续发表。它象狂怒的风暴撕下了洋务派和保皇派的虚伪西纱，振奋和鼓舞着每个革命者的心。从此，鲁迅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加亲近和了解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和章太炎都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

一九〇八年，革命派在大论战中已经取得胜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不断发动起义。一场用火与剑的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和政革旧时代的严酷斗争即将开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迅在东京参加了章太炎组织的光复会。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为寻求祖国解放的道路，漂洋过海，在日本探索奋斗了六、七年之久，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他眼含着激动的热泪，面对远在太平洋对岸的风雨如磐的祖国，下定决心要实践“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钢铁誓言。

“木瓜之役”

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在这里，他参加了驱逐孔孟信徒、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夏震武的斗争，即著名的“木瓜之役”。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在两级师范任教的教员，大部分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下，不满清朝统治、强烈要求改革的青年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还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成员。他们在学校里，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的新思想，时常谈论孙中山、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的斗争事迹，在群众中广泛制造反对清朝政府和孔孟之道的舆论。因此，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为监视和镇压鲁迅等师生的革命活动，浙江省反动当局把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派到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校长。

夏震武不仅政治上反动透顶，而且思想极端腐朽，是个言必称孔孟、行必循礼教的腐儒。秃顶的后脑勺上还有一条稀疏的黄发辫。开口闭口都是“夫子

云……”。他曾公开宣称清朝天下是“取之于李自成，非取之于明”。鲁迅抓住他反动、狂妄、愚笨、拙劣的特点，给他起了个外号：“木瓜”。

夏木瓜到两级师范学校的第一天，就向全校师生训话，鼓吹“廉耻教育”，提倡尊孔读经。并导演了一出尊孔复古的丑剧。他发出命令，在礼堂里“接见”教师。教师们到后，他竟然宣布在接见前首先要拜孔子，硬要全体教师在孔老二像前行跪拜礼。鲁迅从小就厌烦孔孟的“四书五经”，认为儒家礼教不近人情，矫揉造作；对一些鼓吹孔孟之道和复古倒退的道学先生尤其深恶痛绝。因此，木瓜的行为引起了 he 强烈的反感。鲁迅要教师们都不理夏木瓜，让他自己去表演。

木瓜宣布完了以后，觉着这一套规矩一定能把教师们治服。他洋洋得意，转过身去，捻捻八字胡，整整大褂子，虔诚地对着孔老二的像开始了三叩九拜，又是作揖，又是打躬。那条黄辫子象条泥鳅一样随着他的身子一摇一摆，丑态可鄙，出尽了洋相。他静心礼拜的对候，以为教师们也在随着他磕头，于是心满意得地侧头向后退一瞥，登时猪脸气黄了。原来教师们不但没有随他下拜，而且都在冷冷地看着他。有几个正在小声议论，还有几个在捂着嘴笑。他转过身来，气急败坏地指着教师狂叫：“你……你们亵渎神圣，无

法无天！”其实，在他看来，亵渎神圣倒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教师们竟敢如此蔑视上司，使自己的威风扫地以尽，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两级师范是怎么搞的？师范学堂被你们搞坏了！”

教师们对夏木瓜的嚣张气焰，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有一位教师愤然质问道：“我们坏在什么地方？你要讲清楚！”

“对，你要讲清楚！！”教师们都围了上来，纷纷质问木瓜。

接着许多学生也闻讯跑来，一齐上前为老师们助阵，把木瓜团团围在中心。木瓜看看周围教师、学生一张张愤怒的脸，一双双冒火的眼睛，一时秃顶冒汗，又急又怕，更是回答不上半句质问，神气十足的上司派头不见了，活现出一副落水狗的丑态。他想溜又溜不走，恨不能钻到地下去，乞求“孔夫子”的“在天之灵”来保佑。相持了很长时间，瞅了空子，才灰溜溜地逃走。

木瓜并来就此罢休，他在反动政权庇护下，对鲁迅等进步教师进行报复。他写信给教务长许寿裳加上“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的罪名，并说为此许寿裳等“不能一旦立师范学堂之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资

格再在两级师范任教。他还恐吓说：“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鲁迅他们正想狠狠打击他一下，便趁此机会，纷纷要求辞职，集体罢课，并一齐搬出学校，表示决绝。

教师们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把木瓜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但他还假装镇静，硬着头皮充好汉，说：“兄弟不肯放松！”他气急败坏，黔驴技穷，给鲁迅和许寿裳各起了一个浑号，叫鲁迅是“拚命三郎”，许寿裳是“白衣秀士”，以此来发泄他心头的仇恨。

因为连日不能上课，学生也组织起来，要求复课，向木瓜展开斗争。开始木瓜强装镇静，哄骗学生说：

“让我想想办法。”暗地里却他出了挑拨离间的手法。从外边弄来几个老古董充当教师，妄图勉强复课，应付学生。但学生却坚持要鲁迅等教员回校，否则决不复课。木瓜凶相毕露，唆使他收买的打手殴打要求复课的学生。学生们立刻抗议这非法的暴行。鲁迅带领进步教师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从此在鲁迅的支持下，一场反对尊孔派的斗争便大规模开展起来。木瓜看到情况不妙，竟使出最卑鄙的手法，张贴布告，宣布提前放假，妄图以此来解脱困境。学生立即奋起反对，撕下布告到省提学司（专管教育的部门）对木瓜

殴打学生、提前放假的无理作法提出抗议，强烈要求：马上复课；赶走学监夏震武；接回出走的教师。

在师生的团结战斗下，省提学司怕把事情闹大无法收拾，只得向师生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忍痛把夏震武调出两级师范。

赶走了木瓜，人心大快，教职员举行了一次大会餐。鲁迅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说：“兄弟决不放松”，满桌的人，哄堂大笑。他们还照了一张集体相片，祝贺“木瓜之役”的胜利。

木瓜被赶走了。但他那句“兄弟不肯放松。”的话却成了笑柄。鲁迅和教师们一起谈起这件事，总是拿这句话来开玩笑。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鲁迅已经离开两级师范。但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还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提到这件事说：“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

战斗的呐喊

一九一八年，复辟逆流统治着北京城。冷寂的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里，鲁迅一个人在默默地研究史书，抄写古碑。

这位伟大的先驱，从日本回国后，满腔热情地迎来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来北京，八月任教育部佥事。但他在北京看到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令人痛恨的一幕幕反革命复辟丑剧。从这些复辟丑剧中，鲁迅看到一个共同规律：妄图复辟的反动派都和孔家店攀交情，拉关系，把孔老二当作敲开“幸福之门”的敲门砖；因此尊孔读经总是复辟的序幕。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公开宣布他的政府“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叫喊用孔孟提倡的礼义来“正人心”；他通令全国施行祀孔典礼，并亲自率领百官，穿起古怪的祭孔礼服，在北京举行祀孔盛典，甚至把他的妹妹嫁给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堂兄弟。张勋复辟的开场锣也是大捧孔老二，张勋拉出保里党头子康有为任孔教会会长，提出要“把孔教定为

国教”，致使圣裔孔令貽感激涕零，一天之内从曲阜“孔府”发了八封电报祝贺，叫嚷什么“日月重光”。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教育了鲁迅。使他认识到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的思想基础，孔家店是反动势力的精神支柱。他认为在孔孟之道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变为一个万难破坏的铁屋子。他悲愤、焦急，但却找不到毁坏这铁屋子的力量。因此，只好抄古碑，翻古籍，把火热的革命热情凝聚在冷静的沉思里。

夏天的晚上，蚊子多了，他摇着蒲扇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由于想得出神，晚出的槐蚕冰冷地落在头颈上也不抚去；冬天的夜里，他在油灯下，抄着，想着，常常彻夜不眠。

十月革命的炮声，象催春的惊雷，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正在苦闷沉思中的鲁迅送来了希望。他从俄国工人阶级推翻沙皇的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摧毁铁屋子的希望，思想上悲观、苦闷的乌云被十月革命的风暴一扫而光。他要遵奉前驱看的将令，奋力呐喊，唤醒昏睡的人们，起来砸烂黑暗的铁屋子，打倒吃人的“孔家店”！

暮春三月，绍兴会馆的槐树吐出油绿的新芽。补树书屋里不断传出爽朗的笑声和充满激情的谈话声。这是鲁迅和《新青年》编委钱玄同在热情地讨论新文化

运动的问题。鲁迅强调要发动思想革命，把《新青年》变成向孔孟之道进攻的阵地。他认为改良思想，是第一要事；倘若思想照旧，便是招牌更换而货色不变。钱玄同同意鲁迅的意见，并向鲁迅约稿；鲁迅答应立即动手写一篇揭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弊害的小说，名字叫《狂人日记》。

五月十五日，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篇讨孔的战斗檄文。它象惊天动地的春雷，轰动了整个知识界。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迫害得发疯的狂人形象，无情地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吃人”的本质。作者借狂人的嘴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者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狂人的口告诉人们，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都是心里满装着吃人意思的“食人者”。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象狮子一样凶残，兔子一样怯弱，狐狸一样狡猾。小说发出战斗的呐喊：

“我诅咒吃人的人”！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